

四庫全書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達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存疑卷四

明 林希元 撰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乃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蓋聖人教人為觀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是以中正示人而為人

所仰也此即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太極圖所謂立人極書之皇極詩之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也祭祀無不致其誠敬者盟是方用事之初薦是既用事之後方用事之初誠敬方殷既用事之後便都過了但盟手而不用以薦是常持誠敬如盟之意常在不使過也

盟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盟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爾盟者致其潔清也不薦者不輕自用也蒙

引曰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是影此意說向為觀上去  
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依傍盥而不薦解是致其潔清  
而不輕用出輕用出則誠敬便過了即是持這誠敬如  
盥之意常在也要其實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爾君  
子敬而無失也語錄或問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當為天  
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否曰然  
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  
說為觀之意則在言外亦猶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例

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自為觀上說是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薦即所以中正也程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九五居上其下四陰仰之故曰大觀在上言大觀而在上位也大觀因五字而生五為君位故曰大觀

順者慈祥愷悌溫和恭敬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也巽者善通人情酌物理

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而得其中不偏不倚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也

中正就為觀上說則自一身以及於庶政如中庸所謂三重是也

大觀在上以位言巽順中正以德言

巽順是天德中正是王道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以其效言盥而不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

下觀而化下之人仰之亦歸於中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之所以為觀者不外春夏秋冬之四時而已四時各  
循其序而不忒而其所以不忒者在人有不可得而測  
焉是則天之神道也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四  
時不忒即天道之神也設教為觀也神道不可測也凡  
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事設教則有形迹皆得而測也  
非神道也聖人設教誠於此動於彼不以言不以事無



聲音無形迹不可測其端倪窺其朕兆亦猶天道之神不可測也故曰神道設教蓋其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其動靜之妙丕變之機有非人所能測識者是則所謂神道設教之實也天下服是神道設教之效不與四時不忒對蒙引曰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至處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經歷踰關無遠弗届猶先王巡歷天下以觀

民俗也故其卦為觀先王巡省方國所至問百年者  
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  
惡即省方觀民也省方以觀民隨因民俗以設教如齊  
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  
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觀者童子之觀不能及遠也初在下若非陰柔亦  
有致身之資無自有童觀之象惟陰柔在下則既無

自致之資又處絕遠之地故有童觀之象占者遇之  
若小人則无咎若君子則可羞也蓋小人細民身居  
草野不能遠見乃其常分不足謂之過故无咎君子  
以天下國家為事而如是焉是可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之所有事也故雖身居一室而天下之事無不周知乃大  
人之大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  
遠也天下之事有遺於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為闕觀  
自門內而觀門外女子之觀也故利女子之貞丈夫得之則  
可羞矣二之闕觀雖由居內實本於陰柔若以陽剛居之亦  
不害乎獨居一室而能知天下事無由有闕觀之象矣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丈夫言本義有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說道理以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之時也其不取爻義者毋亦以三陰柔不中不正無德可稱欲就此爻取義則初上兩爻已是不好此不復取爾

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量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是所行之通也則從而進量自家出去成不得天下事是所行之塞也則從而退其進其退惟當取

決於已而不在人也漢高帝欲興禮樂魯兩生不肯  
行知漢高不足與興禮樂也劉先主欲興復漢室諸  
葛孔明從之知先主猶可與有為也范增不知項羽  
之不足與有為而從之以取天下楊龜山不知蔡京  
之不足與有為而欲維持天下事可謂不善審於進  
退而失此文之義矣

此文楊誠齋云似漆雕開仕蒙引亦以德學為說似  
大深蓋此文只就目前進退上說初不及德業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審已之所行以為進退故未失道若范增楊龜山可謂失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所居之位切近於五則大君之道德達之而為邦國之光者皆得以目擊其盛觀國之光也占者得之已仕者則宜朝覲於君未仕者則宜應時而仕故曰利用賓于王言為王所賓禮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解觀國之光言其志尚作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文純是占君子指九五蓋九五以中正示人為人所仰者是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觀我生之所行若合於君子之道則足以觀示天下而无咎矣與比卦辭相似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是夫子教人觀我生處蓋民俗之善惡由君德之得失君德之得失其效必徵諸庶民故觀我生者必并民俗而觀之然後己之得失可得而見徒觀之已而不觀之民其得其失曷從而知之此爻辭曰觀我生象傳以觀民發其意非爻辭本無而聖人加之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乃爻為主占者為賓也我占者自我也觀我生其字亦是指占者但是別人說他以占者為其爾

是占者為賓而他人為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云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天下固有間阻而不得合者皆必噬之而後合故聖人因頤中有物之卦而取噬嗑之名見有間阻者之

必噬合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於是有五刑之作四  
國流言於是有東征之師獫狁內侵於是有太原之  
伐四凶之去少正卯之誅與凡一事之有間阻而必有  
以合之者皆是義也

亨者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通也此泛指萬事  
說利用獄是專就治獄一事說

利用獄雖卦具許多義實本卦名蓋治獄之事噬嗑  
之最切者也故六爻皆以治獄言

治獄之道過剛則暴而虐害乎人過柔則懦無以懾服乎人剛柔中分則既不傷於暴又不失之懦得其中也卦變六四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柔則不傷於暴又不過於柔亦得其中也故本義總之曰得其中之為貴震之德為動其象為雷離之德為明其象為電下動以斷獄雷則其斷如雷之威也上明以察獄電則其察如電之明也由也果註謂有決斷即其動如雷也孔子謂片言折獄註謂忠信明決即其明

如電也

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卦體卦德卦象卦變備而有之故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噬嗑而亨

以卦名釋卦辭即本義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

通意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說見卦辭本義雷電交作而文成焉故曰合而章此於卦義無干始知聖人亦欲成文也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既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中重於正以陰居陽雖不正然柔得中而上行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訟九五訟元吉象傳以中正也本義云中則聽不偏

正則斷合理以此觀之不當位當作斷不合理說然  
動既能斷又曰斷不合理非相悖乎曰天下之人固  
有優游無斷者而能斷者又未必皆當乎理蓋能斷  
與不能斷係於資質而斷之當理與不當理又係乎  
學問義理固不可同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以制刑言明罰者明墨劓剕宮大辟流宥鞭朴金  
贖之罰原事情以定罪本天倫以制刑當墨者墨當

劓者劓刑宮大辟以下皆然使刑必當其罪罰必麗於事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若此者所以振法度以警有衆使人不敢犯也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即是此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其所得之刑亦只在足趾而無大事在卦之下又足趾受刑之象故為屨校滅趾之



象言屨之以校以滅其趾使人不得行也人之惡方  
形而遽懲之則其惡由是而止矣故其占雖小傷而  
無過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觀一又字可見不  
行也非爻辭本意蓋爻辭本意只是使人不能行走  
非不進於惡也然焉知象傳之意是如此本義毋亦  
以使人不能行之意淺而無味故為此說與程傳謂

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則以為實然矣恐未是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此治獄何獄不治故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柔既不足於剛乘剛則所治又強梗之徒故治人而人不服未免少損其威猶噬膚而傷滅其鼻然在彼既所當治在我又善於治始雖不服而終必服矣故无咎蒙引不失暴縱之說於

以柔乘剛有碍故不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此乘剛亦當跟帶柔字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不足於剛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今之斷訟人不輸服而反致告訐者是遇毒也然在彼本有罪在吾自當治之而不為過始雖頑梗終必輸服故雖小吝而終

无咎

時當噬嗑者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時當噬嗑則其人在所當治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即不中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既不傷於柔又不傷於暴剛柔相稱故得用刑之道夫用刑得道人無不服凡有枉者無

不即之以求伸矣故其象為噬乾肺得金矢言所噬  
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得金矢非得聽訟之宜得聽  
訟之宜而自得金矢也得金矢九四之吉也占者艱  
貞亦得聽訟之宜如九四之得金矢矣故吉九四之  
得金矢與六五之得黃金一也九四之得金矢者得  
聽訟之宜人願入金矢以求聽也蓋人無不服也六  
五之得黃金者聽斷得中人願入黃金以求聽也蓋  
人無不服也四得聽訟之宜本義雖不言用刑於人

人無不服然人無不服蓋不待言而可見矣五之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本義雖不言得聽訟之宜然得聽訟之宜亦不待言而可見矣

上二句是象下利艱貞一句是戒占者之辭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以聖人必也使無訟道理斷之言為民上者使民無訟始為可貴四雖善於決獄其道則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柔順則不失之剛而中則不過於柔即柔得中也是得用刑之道以是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占者必貞固危厲以處之則得用刑之宜而无咎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即是得用刑之道不就爻位說蒙引曰若果是說位得中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皆受刑之爻初為過小上則惡之極初為罪薄上則罪之大上之位又當滅耳之地故其象為何校滅耳是項頸受枷枷之厚沒入其耳也其凶可知矣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為體而明為用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剛柔交錯曰文此卦自損來者二本是九剛也今則



六自三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三本是六柔也今則九自二上而居之是剛上文柔也此剛柔交錯也自既濟來者五本是九剛也今則六自上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上本是六柔也今則九自五上而居之是剛上文柔也亦剛柔交錯也故其卦為貴

柔來文剛陽得陰助也陽既足以有為又得陰來助之事益濟矣况離明於內又物無不照何事不可為故亨剛上文柔柔本無為雖得陽之助亦不能有為

况艮止於外又是箇執滯不通之人事焉攸濟故僅  
小利有攸往此看占者何如爾如本身是剛得柔之  
助則亨如本身是柔得剛之助則小利有攸往所謂  
隨其德為吉凶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

說見卦辭本義

天文也

卦變剛柔之交錯即在天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  
故曰天文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上見有天文  
之象故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此不在卦辭內在卦名  
內文明以止人文也亦然也故本義曰又以卦德言  
之人文以卦德言則此之天文是以卦變言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明自其燦然不紊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  
成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

文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文明固文也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卦爻剛柔之交錯即天文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  
聖人觀在易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

蔡沈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至極中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

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此觀日月之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

朱子曰一陽始於震震初為冬至歷離兌之中為春分極於乾而夏至交焉一陰始於巽巽初為夏至歷坎艮之中為秋分極於坤而冬至交焉此觀陰陽之

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

觀在易之天文如何察得時變蓋易以模寫造化在易剛柔之  
交錯即天文也聖人觀易之天文亦不過即是變而觀之爾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德之文明以止即人文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文明以止也聖人觀在易之人文則用之以化  
成天下使天下皆文明以止也聖人觀人文亦如觀  
天文之例

問聖人之察時變化成天下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猶繫辭傳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歸諸易爾曰如此易大象傳言君子之用易不亦重疊乎曰此以聖人極言賁之道與大象傳自不相妨也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火在山上則所照者遠在山下則明不及遠蓋地卑則照近亦猶山下之火也庶政出納錢穀均平賦役

平物價治爭鬪之類故曰事之小者折獄係人死生存亡故曰事之大者明不及遠故但明庶政而无敢折獄但敢理其小而不敢理其大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在賁之初故有以自賁於下蒙引曰剛德則所守者正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於下也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申賁其趾之義也以舍車而徒為賁



蓋不以乘車為賁而以徒行為賁所謂緼袍縵於衣  
錦飲水甘於列鼎者歟

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是不以在外者為重守節  
處義厚自賁於畎畝之中也故有賁其趾舍車而徒  
之象車富貴者之所乘在外之物也徒貧賤畎畝者  
之事守節處義者之所安也初九不以在外之物為  
重而以在我之義為重故為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言初九舍車而徒是豈銖視軒冕者哉特以義之弗  
可而弗乘也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者微夫子此語  
初幾於以隱為高矣

此文是實象與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一樣與別  
文義不同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其賁如須也須附頤而動二附三而動其賁  
如須也二三皆無應與故只就比文上取義然亦義

有相屬非無據蓋二陰柔三陽剛陰必從陽二中正  
三得中同德必相應二既無應與其勢必依三故其  
象謂賁其須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說見爻辭本義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而事一陽陽得其  
事而逸樂生焉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常情於此最

易為其所溺者占者必能常永貞固雖蒙在彼之潤  
不失在己之守則二陰終莫之陵而吉矣

曰永貞最有意思蓋易以溺人者二陰也一息不戒  
則不覺為其所入矣故必永守其貞然後無害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從者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  
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

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按重耳當出奔之時安於齊姜而忘四方之志可謂  
溺於所安矣不有齊姜子犯之賢安有霸晉之事然  
後知二陰果足以溺人聖人永貞之戒信不誣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此釋吉意終莫之陵則三能全其守而吉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之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

然勢雖有所隔而不得遂而其心則在初為已切矣  
故曰白馬翰如言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其隔  
四非為寇乃求與已為婚媾爾而四不之從者特以  
三非正應於義不可爾然則六四可謂知義守正之  
君子矣此爻之義彷彿似關公公本先主之臣猶四  
與初相賁者不幸為操所得猶四為三所得也操察  
其心初無久留之意公曰吾受劉將軍恩誓與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所謂白馬翰如也要之曹操之

留公非欲害之乃欲用之公亦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所謂匪寇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居之位與初相遠而近於三疑若有可求者故來三之求而審其賁也九三雖匪寇婚媾若六四者守正而不與終亦無他患也蓋可求者所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柔中之資而主乎賁陰性恬靜不樂為文采而好崇質素者也故曰敦本尚實敦本尚實曰得賁之道者不貴文而貴質即林放問禮之本之意也

市朝繁華丘園朴素賁于丘園者不以繁華為貴而以朴素為賁不賁之賁也敦朴之人用財必儉故束帛戔戔欲其文質之中不可得也然禮奢寧儉故有奢而窮未有儉而敗者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其束帛戔戔者與不傷財不害民有富家之吉



无不節之嗟是終吉也

此文不作君位說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蒙引曰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本以為之倡是可喜也夫子大林放之問是喜之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凡物極則反夫賁文飾也賁極而反則傷於無飾故為白賁之象夫文勝而能反之以就

於質善補過矣故其占為无咎

老聃為周柱下史習於禮者故夫子從而問焉後一掃其繁文而事清淨無為亦白賁之君子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當文勝之時未必無反本之志上九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則其志於是乎得矣故曰得志

賁文飾之卦也六五上六皆取无飾之象者蓋文勝則至於滅質文至六五已過中矣文勝之時也聖人

反取崇本之義蓋亦慮其過而防之挽文勝之弊而歸之中也歟



艮上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天時人事相為表裏陰陽消長天時也君子小人進退人事也人事本於天時然天時則在人事上見得此卦五陰剝一陽陰盛長而陽消落故為剝卦體陰盛陽衰時固當止卦德坤順艮止又有順時而止之

象故占者不利有所往程傳曰惟當巽言晦迹隨時  
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柔進干陽變剛為柔蓋一陽在上五陰在下陰  
更進去干犯那陽去那陽而居其位則連那上面一  
陽都是柔了是變剛為柔也

變剛為柔則純坤矣盡是小人世界了天下事有不  
可言者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只是卦辭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意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傳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曰天行者以

見其為天運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取剝之象似牽強最難看本義無說程傳亦未明依愚見只是山附於地地裂則山崩山之剝由於地有剝之象矣故其卦曰剝夫山之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裂則山崩下搖則上危故君上以之厚利其下民以安固其居宅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節其力役而不敢盡皆厚下之道也山附於地

見剝之端厚下安宅防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以牀取象初是牀足二是牀幹四則人身矣初二禍未切身猶可化以為善故曰蔑貞凶言必蔑貞始凶若不蔑貞猶未害也剝牀以足言始剝去牀足也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曰以陰侵沒陽於下也即本義剝自下起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二比初則又進矣故曰剝牀以辨剝至牀辨禍將及矣然猶未也故曰蔑貞凶言若不蔑貞猶未凶也尚有望其為善之意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自初及二尚只二陰故曰未有與幸之也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剝字不同

象義曰衆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為應是小人中之君



子也如三者雖得罪於私黨實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較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言其失上下四陰而不與之同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而及其肌膚陰禍切身矣故象傳曰切近災禍既切身又復何為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害已及其身不可免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羣陰之長故聖人開其遷善之門言能統率羣陰使循序而進如貫魚然以受制於陽如宮人之受寵於君則君子既得蒙利而已之身家亦因可保无所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陰不剝陽而反受制於陽不但君子之利小人之身

家亦可保矣故曰終无尤自古小人害君子未有不敗者丁謂章惇之徒可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剥之為卦衆陽俱已剥落矣惟有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猶衆果俱已凋落尚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為人所食有復生之機也得此占者若是君子而在上位則澤必及下而下共承載之得輿之象也若是小人而在上位則必盡去君子不但天下之人無所覆庇

而小人亦失其庇是自剥其廬也自古小人害君子  
未有不禍天下國家與其身者侯節曹覽李林甫丁  
謂蔡京之徒可數也

蒙引曰易因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  
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  
天地間豈可一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  
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此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言其象為君子得輿者蓋居上澤及於民民從於下  
承載之若車輿者然故曰得輿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言小人剥廬則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復為矣故曰不  
可用猶十年勿用之說

通典說不可用只是說小人自失其廬與此說不

同



震下  
坤上

復

本義陽復復生於下也至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此理當詳玩今詳於后

十月雖當純坤之卦然不是立冬交十月節一陽頓然就盡自霜降九月中以后陽一日剝一分到立冬陽已剝三十分之半了這時尚有五分未盡之陽小雪中陽方盡而為純坤若小雪以前一二日尚有一二分未盡之陽然陽盡於小雪之日亦必以漸以一

日十二時分之小雪之日若到申酉時尚有一二釐未盡之陽直到亥時陽方盡亥時以上四刻尚有四刻未盡之陽直到亥時八刻方盡陽盡於亥時之八刻已生於次日子時之初刻矣透邈生去到大雪以前一日為十月終這時尚是十月節氣然陽已生三十分之半矣又自大雪至十一月中冬至陽生方滿三十分一陽之體始成而後復不是至大雪交十月節一陽頓然就生以是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小雪

十月中至十月終而交大雪雖當純坤之卦若論氣之消息則小雪以前十五日尚有十五分未盡之陽以後十五日已有十五分復生之陽陽方盡於小雪日之亥時旋生於次日之子時矣其消息之間直是無毫髮間斷孰謂十月純坤而盡無陽哉十一月雖當一陽來復之卦然一陽不生於大雪十一月節而生於小雪十月半至冬至十一月凡三十日而一陽之體始成故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十二卦二



十四氣皆當依此氣看

朱子曰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  
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一  
時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盡一日方剝得三十分  
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

又曰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  
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  
一晝陽這一晝是卦中六分一之一一分在地下二晝

又較在上面至三陽則盡在地上四陽五陽六陽則  
又盡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

泰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大壯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夬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乾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姤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遯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否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觀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剝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坤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復

大雪十一月節

冬至十一月中

臨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亨

亨雖就人事說然天道亦有之程傳曰陽氣復於下

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

夫陽之既剝則正人君子寥落如星辰摧折如霜木阻抑困窮其不通也甚矣今既復反則君子之氣既屈而復伸正人之類既折而復振君子揚眉吐氣道可行而德可施無復向之阻抑困窮矣此陽之亨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此卦之无疾无咎也无疾无

憂阻也一陽之動而以順行也無咎亦無憂阻也衆陽之動而以順行也皆無陰邪之傷也故其占已之出入既得無疾朋類之來亦得無咎

雲峯曰已之出入而得無疾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而得無咎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義也動而以順行依程傳龜山蒙引皆是說所以致無疾咎處愚以卦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之例觀之當以愚說為是七日來復亦是如此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為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彙征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其字當之字反復者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之意循環之理也言以反復循環之理計之或出行或失物至於七日當得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陽於是時已往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至是凡七卦於日為七日陽當來復凡占來復之期當以是斷之也

利有攸往

陽之既復則可以得亨剛浸而長則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以至於乾無非君子得志之日矣故利有攸往大而建侯行師小而婚媾祭祀涉川攸往无不利也

建安丘氏曰以其既往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亨言君子之道可行利有攸往是泛占人事

愚謂當陽復之時凡事俱无不利而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七日来復利有攸往皆其所必有矣彖傳必分釋者明卦有此象其各占皆有自来也

彖曰復亨剛反

說見卦辭本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說見卦辭本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說見卦辭本義

利有攸往剛長也

說見卦辭本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則無時而不可見者也何獨於復見之蓋十月純坤窮冬閉塞之時萬物歸根復命生意盡斂於內天地生

物之心固伏藏而不可見自臨而泰以至於乾則萬物發生暢茂生意盡發於外天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萬物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之仁幾息而復接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於是始可見爾蓋若有止息則生意遂絕而不復續矣安能相生相續之無窮乎故聖人謂復可以見天地之心欲觀造化者觀之於復尤為親切也復見天地之心是就一陽上見得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

息本義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息滅而至此乃復可見  
語氣似云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而復可見微有不同  
觀者詳之

朱子答張敬夫曰復見天地之心某則以為天地以  
生物為心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亘古  
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  
以為於此可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  
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

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愚按此說視本義尤似明白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爾故其卦為復此時陽雖動而尚微當安靜以養之故先王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而王后於是日亦不巡省方國安靜以養微陽也

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  
必拚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註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  
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嗜欲而此言禁蓋仲夏  
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陽盛未至於甚  
傷陰盛則陽微當在於善保故也仲夏是月也日長  
至陰陽爭死生分註曰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  
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陰氣而方長者生感陰

氣而已盛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毋刑以待晏陰之所定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為復之主正善復之人也在卦之初故為事初在事初故失之未遠能復於善而不祇於悔蓋幾動於心而即覺其過言出於口而旋悟其非不待形之身見之事而後能復乎善者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失

而既復何至於悔故其占為大善之吉失而能復故  
吉失未遠而能復大善之吉也

大傳以顏子解之當參看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失之未遠能復於善則人欲盡天理還而身以之而  
修矣此修身之道所以不外乎是而程傳曰不遠之  
復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資質本善之人也初九不遠之復士之仁者也以二之善近初之仁而能下之資其善以自益不待困心衡慮而善可復是休美之復也占者如是亦如二之休復故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則仁人君子進脩者之所當下也六二能之其休復也宜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陰性本柔居陽則不正居下之上則不中是不善之人也處動極則其性復躁妄故復善不固頻失頻復頻失故危頻復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失頻復雖云危厲然既能復亦有可取者故曰義无咎言於義无可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文雖應爻取象而爻德亦自不可沒亦緣以陰居陰而得其正爾中行與他爻中行不同言在羣陰中行而獨能從善也初九一陽初復故曰陽氣甚微其勢力未足以相濟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是箇賢者蓋有道之士人所當從也故曰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是太甲成王之令主中順則天資之美固其寡過矣當復善之時則又以復善為事者故善復於內而不復失善心恆存善行堅固為敦厚於復之象敦復无失悔安從生故其占為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之敦復德之已成者也而有柔中之德故不待如二之下仁而復亦不待如四之從道而復而其成也蓋出於自成焉中以自考如中无尤中以行願也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凶執迷不復是以凶也有災眚申言其凶泛指  
人事說又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者以用師國之大事  
尤不可迷復故特著戒也以其國君凶言喪師之禍  
及其君也晁錯曰將不知兵以其國予敵正是此意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蒙引曰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

君迷復之道為尤大為尤著也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然則誠即无妄矣朱子中庸解  
誠曰誠者真實无妄之謂今解无妄曰實理自然之  
謂是知无妄即誠也誠即无妄也曰誠曰无妄一理  
而互其名爾

實理自然實對妄說實則自然妄則非自然矣自然

者天也非自然者人也是知實者天理之自然妄者人為之使然故曰實理自然蒙引曰實理不假人為故曰自然尤切

實理自然謂之无妄一有期望之心則非實理自然而為有妄矣然则无妄二字實該無所期望之意本義謂其義亦通者此也

蒙引曰无妄無望二義固異矣然無邪妄之心惟盡其在我而於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

望也人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其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剛德在內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動不妄也故其卦為无妄

動而健則勇於義而不屈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已正也下應六二柔順中正所應正也皆正之道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无妄固有元亨之理况其卦動而健剛中而應又有是善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利於守正若其匪正則有災眚而不利有攸

往何也匪正則非无妄且與本義之善相背故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

剛自外来而居内是一意剛德在内心不妄也為震  
主是一意震之德為動動不妄也彖傳總以一句包  
之曰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此題極難作若作二項  
講則破碎作一項講又不得意思出予當初入試分  
二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亨以正看来當兼卦變說方是觀本義以卦變卦  
德卦體言卦之善可見矣本義不分卦變卦德卦體  
釋卦名卦辭者正以卦變亦管卦辭元亨利貞爾

蒙引曰合而觀之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也動而健  
也剛中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貞  
者乃天之命也何也正则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  
道也而天祐之矣故利正者天之命匪正則為逆天

之命故曰天命不祐

无妄之往何之矣謂所以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  
乃以不正往則為有妄矣欲往何哉何也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不正則行拂乎天而天不祐之矣亦何往  
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  
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茂對時育萬物因其所性而

不為私亦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是可見茂盛也大也此字不輕下有大力之意

萬物之生各有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鰥寡孤獨有養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時不食如此之類不能悉數是皆先王對時育物之功也會試程文講對時不切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即象傳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卦之所  
以為无妄也故曰誠之主此爻當以象傳看

无妄誠也至誠未有不動者如是而往以上則得君  
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無不立功  
無不成矣何往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解吉字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在无妄則是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蓋凡職分之内當為者皆盡分以為之而此  
外利害得失皆所不顧象似農田之人也不去耕也不望獲也不去菑也不望奮也蓋無所為於前亦無  
所冀於後自始至終一無所計較之心也然不謀其  
利而自有其利不計其功而自有其功故占者如之  
則利有攸往是必謀無不遂功無不成無人不可處  
無地不可居天下之事業皆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

得者未必能得也

田必耕然後獲必蓄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獲其蓄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獲不蓄畬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為計較之心焉爾

蒙引曰如為人臣而事其君盡吾為臣之道爾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為人子而事其父盡吾為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謀其利而自無不利豈有盡道事君而君不感豈有盡誠事父而父不感故

曰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字當无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求利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非有妄者但處不得正則是所處非其地或所  
遇非其人故有意外之災如或繫牛於一處被行人  
得去或左右前後邑居之人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為行人所得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故  
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儘可有為聖人不許其有為者何為  
下無應與累也應與之義大矣復之重朋來泰之喜  
彙征豈偶然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蒙引曰謂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凡物守不得



便不為我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爻之辭最不可曉既為无妄之至何以不著吉利之辭而曰无妄之疾是不可曉

愚按九五非必有疾者爻為此辭特聖人假設之言所以著无妄之疾意謂如五而有疾始可為无妄之疾未能如五而有疾猶未得為无妄之疾未可忘自反之功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藥則為无妄之疾試无妄之藥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故為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因非意之事而改圖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不通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眚而不利蓋微生畝尾生之流者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自居卦之上言即本義窮極而不可行意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義有三艮畜乾大者畜也是一義所畜者乾  
又畜之大是一義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為畜之大是一義本義大陽也是解大字不及大  
者畜遽及所畜之大者以大者畜之義自明無待於

解釋也又畜之大此大字指陽日新其德為畜之大此大字不指陽

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俱承大畜說彖傳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釋之似於大畜不相涉看來不是今當兼用卦名卦變卦德卦體解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程傳曰在人有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今當用之凡人之畜學問如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畜天下

之人如六四童牛之牯六五豮豕之牙是也又如畜天下之財貨以備國家之用亦畜也而皆不可不正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就學問之畜上說

人之所畜非一而皆不可不正畜學不正則為異端曲學畜人不正則德不足以服人畜財不正則為貨悖而入故凡有所畜皆不可不正况此卦之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有正之象也故其占利於正所畜既

大則當出為時用况卦體六五之君尊尚其賢又可為之機也故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可行其道而吉矣所畜既大其才猷學術必能康濟時艱况卦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所謂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其占利涉大川言當濟天下之險難如漢平勃之安劉唐郭子儀之再造唐室是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則不屈於物欲不安於卑下而有日進之幾篤

實則踐履誠恪而不涉於虛妄輝光則德義日彰而  
不入於暗昧內外合德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為畜之  
大也

彖傳釋卦名義只用卦德不用大者畜所畜者大之  
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其位矣六五尚賢  
若非大正則讒色得以間之矣止健若非大正則自

反不直不足以服人矣故曰非大正不能

不家食吉養賢也

以卦體六五言有養賢之君則賢者得行其道矣故  
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乾之九二是應乎天也一  
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利涉大川

天即理也應天只是事合乎理不如同人之乾行亦



不如需之乘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如彼其大也乃在山之中而為所畜之大故其卦  
為大畜君子體斯象以為孤陋寡聞則德業無由盛  
所畜之大必自多聞多見而來也於是多識前古聖  
賢之言與行而因言以察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於是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必使古人之言行為己之言行  
其德於是而畜積焉多識前言往行是知意以畜其

德這裏是行意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卦之乾取為人所止為義  
外卦之艮取止人為義初九為六四所止其勢必不  
可進故戒以往則有危利於止而不進識時知勢君  
子所尚反是未有不敗者然後知聖人作易開物成  
務之精意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此解利已言往則犯災也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九二為六五所畜與初九同然二之處中賢於初九故能自止而不進為輿說輶之象

蒙引曰輿說輶與小畜輿說輻不同輻車輪之輹凡三十條者也輶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輻者也小畜之說輻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輶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猶履九二象傳中不自亂也例言二之所處在下體之中是以能說輟而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良馬指誰指九三也逐逐誰逐上也蓋九三與上九居相應之位在大畜之時宜乎相畜然三以陽居健極健極則難畜矣上以陽居畜極畜極則不畜矣又皆陽爻彼此同德故上不畜三三逐上而進如良馬

之相逐而行也然以陽居陽而過乎剛不無銳進之  
嫌故占者利於艱難其心正固其事日閑輿馬圖其  
所以行者日閑衛焉圖其所以自防者則事皆萬全  
而無傾覆之患矣是利有攸往也

程傳曰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  
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言上九與三皆是陽爻與三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

於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與初九乃相應之爻當大畜之時是初乃其所畜者初之惡始生於下而尚微猶童牛也人之惡當其微而止之為力則易及其盛而後止難乎其為力矣六四當初之惡方微而止之猶童牛而加之牯也止惡於方微之時我不勞而彼無傷不但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甚好當玩止惡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無傷故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豕性剛躁而其牙甚猛利牙不可制惟豮去其特則其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牙亦不為害天下之惡已熾徒欲以力制之雖嚴刑峻法未見其能止也惟操得其機事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斯戢力不勞而事集

其用若豮豕之牙也六五以柔居中故能如此故其象猶豮豕之牙天下之惡可止故吉然為力頗難不若初之易故不言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慶重於喜喜止於一身慶及於天下四臣位故以一



身言而曰有喜五君位故以天下言而曰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爻據畜道上說不復粘著止惡矣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通之時也故其象曰何天之  
衢言其通達之甚也呂尚當窮時屠而市不利入而  
見棄於室人韓信未遇時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  
可謂畜之極矣及其畜極而通呂尚則興於渭水相  
武王伐紂而有天下韓信則遇漢高祖誅秦威項以

定天下真所謂何天之衢也

何天之衢是象亨是占

程傳天衢天路也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

天衢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言其道大行於天下也此解何天之衢意



震下  
艮上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

頤有三義其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如口含物一義也外實內虛如口之中虛一義也上止下動如口之食物一義也

卦辭只就頤養上取象於卦體卦德之類俱無取貞吉是統言之觀頤求口實是析言之言占得此卦者若所養得正其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實

如重道義而畧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吉不正則凶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說見卦辭下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以繫辭傳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出震濟巽致役乎坤始終萬物諸意觀之始見

萬民之衆非人君一人所能養必先養賢然後推以  
及之故曰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承上文言天地養萬物此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亦此養也則養之時不既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萬物皆震動發生養之義也君子於此謂  
言語關人身之榮辱於此不謹悔吝所由生也故從  
而慎之時然後言可與之言則言不傷之易不傷之

煩則悔吝無自而生矣飲食關人身之利害於此不節疾病所由以起也故從而節之不窮奢不極欲不時不食不義不食則疾病無自生矣按慎言語節飲食不但為召禍致疾於義理亦是有妨如言語不慎則言有尤矣飲食不節則用宴喪威儀矣皆不可不慎密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其德足以自守而不食如靈龜之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者也今乃上應六四之陰陽既

得陰見可欲而動遂棄其平生之所守而從之故其象為舍爾靈龜觀我而朶頤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占者如之則以陽從陰迷欲而喪節何所不至凶之道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謂初九有靈龜之操本足貴也乃觀我而朶頤亦不足貴矣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其勢當求養於陽若求養於初則上反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必不吾與而反得凶為二之計必不得已舍上而求初可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所求皆失其類也為二者亦不幸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與卦辭之貞相反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處動



極其徇利而忘義縱欲以傷生所以自養者荒迷顛  
悖矣夫男女飲食之養亦有生日用之不可缺者非  
不正也然用之不以其道能不凶乎故至于十年不  
可用而无攸利太康以逸豫失天下商紂以淫亂取  
滅亡皆是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解拂頤言養道大悖也即本義陰柔不中正而處動  
極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不能養人而知所以求塞責者所應又正蓋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不免顛倒然知已不勝其任而求在下之賢以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已無曠職之咎故為吉也然在四者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已為不怠乃可以養

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矣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矣安能養物不窮而无咎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是解吉字賴初九之養而施於天下是其施之光也此四之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陰柔則無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

以養於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巳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人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解居貞吉順以從上九之賢去養人六五之貞也故可以養人而得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天下之人皆賴上九以養也故曰由頤位高任重豈可以易心處之哉必也兢兢業業而危厲以處之思慮詳審處置得宜則天下得其所養矣又有剛陽之才而在上位以之而濟天下之難則无不利也

周公以叔父位冢宰天下之未化禮樂之未興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然後能制禮作樂以致太

平則由頤厲吉亦舉其能養者以教人與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是解由頤厲吉言天下之人皆由上九以養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矣豈不是大福慶蓋天下之人之福也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惟四陽作一彙居

中方見得是過盛若隔散而居則不成大過矣

程傳曰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人者皆是也又曰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爾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非常所見者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是也

四陽之居中如屋棟之居中也上下二陰不能勝其重故為棟撓

蒙引曰以人事言之如頓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堪其勢必潰又如以極剛治小邑若進士作小縣却鞭人至四五十尚用夾棍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官不能保亦是大剛則折之理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則不純任陽剛而有審時知退者在過而不過也巽是極深研幾巽入乎義理說是寬裕溫柔不傷於猛暴亦救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亨亨利不必分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

俱說見卦辭下

大過之時大矣哉

只是非常材所能濟故見其時之大無別意義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大水也故有大過之象

邱氏曰人之常情獨立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莫我知

者必悶惟聖人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愚謂此惟有定見有定力者能之所以為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柔既能慎巽又能慎而又居巽之下慎之過矣故曰過於畏慎夫物藉之斯可矣况又用茅又藉以白茅是過慎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凡事可萬全矣何過之有說見大傳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言陰柔又居巽下也解藉用白茅之義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是剛稍過得一少陰畧柔以濟之則不過於剛而利矣陽過之始剛未大過也初陰未大柔也以此相濟故无不利庸君得一新進之臣可以振國之衰老夫得一賢助之妻可以救家之弊其餘人事亦多類此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即上二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意

九三棟橈凶

以剛居剛過於剛矣故不能勝而棟橈大剛則折之意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就棟上說言不可支持也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不極其剛剛柔適中也必無摧折之患矣  
故其象為棟隆而其占吉然下應初六亦以柔濟之  
未免過於柔是九四之所嫌也故又戒占者惟一於  
自信可也若有它焉則以柔濟柔而反可羞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解棟隆吉不折撓而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剛極則不足以有為矣又比過極之陰柔

極亦不足為之輔矣以此相濟其能成天下之事哉  
故其象如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枯楊生華速其  
死也老婦而得其士夫無復生道矣皆不足成事之  
象也吉凶生乎動也夫既無為吉凶何自生故无咎  
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得其  
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爻文天祥可以當之當宋事既去之餘又非撥亂反正之才故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而反殺其身為過涉滅頂之象事不能濟故凶忠臣義士之心白矣故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故不免於凶然其心则无可咎也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是解字義其象為水此句為豕辭水流而不盈設坎象為水者坎水內明而外暗也解見屯卦辭本義陽陷陰中解坎卦外虛內實解有孚

言三畫之卦陽陷陰中其名為坎此卦上下皆坎故為習坎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剛而得中已為有孚之象占者若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則不為坎



所困而能出乎坎矣故行有尚

孚信之在中者有孚只是內有誠信爾其事如何大抵當險難之時中有定主內有成筭不束手無策此便是內有誠信乃有孚也如寇準之禦契丹謝安之禦苻堅自是中有定主內有成筭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碁視之若無事而百萬之師折筭筭之若王欽若陳堯叟諸人便懼怕了

心亨者利害得喪不入於心通達無礙也惟中有定

主內有成筭方能如是不然則束手無策惶懼莫知  
所措矣何由心亨哉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有孚  
即剛中

心者萬事之本心下無事方能制事變若方寸自亂  
則先打倒了安能有為而出險

彖曰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只是據字訓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流而不盈謂水盈科而後進不盈溢四出也

水流而不盈便是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就水上說  
有乎上去如觀卦本義致潔清而不輕自用意蓋水  
盈科而後進一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  
移此水之信猶海水之升落有時人謂之潮信也使  
不流而盈溢四出則不依其常而失其信矣

水之為物滔滔流行而不盈溢四出視其常時不少  
改移何嘗失其信海水之升落有時萬古如是而未

嘗失信也

行險謂行乎坎險之中也猶云在師中蓋水之為物流而不盈便是行乎坎險之中而不失其信也

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是貼不失其信意內實裏原自有有常了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解見卦辭下

行有尚往有功也

往有功是解行有尚往即行有功即有尚其原則自有孚維心亨來故本義曰如是而往則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不可升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凡所以固守其國者皆是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苟日新又日新是常德行意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習教事意

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猶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陰柔才既不足以自振又居重險之下益難矣故為習坎入于坎窞坎已深又在坎之陷則益深矣凶只是入于坎窞別无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陰柔故失出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所處之地在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坎有險之象  
然剛而得中剛則才足以自振中則動不失宜故雖  
未能出乎險亦可以小自濟不至如初之陷于深險  
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此是未滿之意言九二雖求小得然尚未能出乎坎

險之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無淑善之行以此而處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其往也亦坎其往也坎則是前有箇險矣其來也坎又是後枕一箇險矣將見其陷益深終無以自出矣占者如是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大臣之近君者也而在險之時則有艱阻而不得相遇者如張良以腹心大臣而不能回高帝戚姬如意之寵左師觸龍以親信之臣而不能勸太后長安君為質之行是也然四以柔與五剛相應則是能用其忠心誠意委曲遷就以求之非若伸已陽剛之道堅貞矯拂而無補於事者故有但

用薄禮益以誠心納約自牖之象蓋不屑屑於上下禮文之際惟在積忠信以動主心不拘拘於尋常法度之間惟欲得機關以回主意如是則始雖艱阻而不相遇終則相遇而無間阻矣无咎之道也

按此爻是在艱阻之時而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要非臣子之所樂為

蒙引云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

云

云

竊疑此說恐未

通蓋既相得倍於恆情則可以直遂其所求矣猶用誠意委曲以相求何耶本義云始雖艱阻終則无咎何也

蒙引曰樽酒簋謂不必饗殮牢醴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簋之穀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穀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斯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缶簋而不必拘於穀承上樽酒簋而言也

又曰處坎之時故如此其艱阻然剛柔相濟則雖艱

阻亦得相遇正與睽之遇主于巷无咎相類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中故為坎不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陽剛中正則其才足以濟險居尊位則其力足以濟險故又為祇既平坎既祇平則出乎險故其占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極難說若以中作坎中一時未能出險為未大似通但本義謂有中德則不主此說矣蒙引以中

為德未大為時亦說不得過來依愚見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雖有中德而未能出險是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言終不得脫也是終不能出險之象以陰柔居險極故如此三歲不得與三歲不興是一樣與十年勿用不同曰三歲未久也曰十年者終窮也十者數之終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道只是本義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道也凶三歲

言其凶至於三歲也

☲☲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於陽解其卦為離體陰而用陽解其象為火凡火皆內暗而外明體陰用陽之義也

利貞亨言所麗得其正也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所麗得正則可以亨通不然窒礙者多矣其能亨乎畜牝牛吉明是畜牝

牛蓋卦中有此象也如田獲三品亦是實象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此解卦名不用卦體又是一例

離麗也只是解字義此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之麗以明其義也

言離之義麗也日月麗乎天此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此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亦此麗也觀

是三者離之義可識矣

重明以君臣言正以位言君臣重明以麗乎正位則君臣同德而政教可行禮樂可興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治矣化成天下要就重明上說蒙引一身之正稍遠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指二五說二兼中正五中而不正以中該正也君臣各麗乎中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



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二離合體一明而兩作也是大明當空週而復始寅  
賓出日往而復來離之象也夫明惟兩作故有以照  
乎萬物大人法此象也格致誠正自昭明德日新又  
新連續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嗣服以至於  
耆耄皆必純乎天理之正絕乎人欲之私則明德遠  
及於四方普天率土照之而無外矣總是明德新民

之事重在新民邊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剛則欲進居下則急於進處明體則自恃其聰明故有履錯然之象所以然者不敬故也敬之則無錯矣故无咎蓋能慎重而安詳則不至於違錯矣象傳曰以避咎益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處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即彖傳柔麗乎中正意蓋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  
主之事皆得正也所親附之人正亦可以宗矣所由  
之道正可以入德矣所主之事正則事成矣吉不  
徒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中正獨言中道者中重於正以中而該正爾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後明將繼凡履盛衰之際者皆然不獨人在衰老之年也蓋盛衰老少循環之理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在處之有道爾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教人以處盛衰老少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言死期將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者四也突如其來者亦四也程傳曰善繼

者必有遜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九四突如其來如失善繼之道矣其能成事也哉故至於焚如死如棄如甚言其凶也傳曰无所容其義益昭矣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文依本義亦說得去但愚不能無疑者他卦以六居五如泰則取帝乙歸妹如大有則取厥孚交如此卦六五陰麗於陽則明生乃陰之幸也何以曰逼於上下之

二陽意此爻病在下无應與其本身既弱又無人為之輔佐所以不見其好二陽不為之助而反相逼皆由於此然則相道有關於人主之成敗也顧不大哉

他卦中該得正此文不能該者獨立无應故也中是存心好不正是處事多有未好處出涕沱若則可以求其正矣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麗王公之位也是得安其位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為何取剛明及遠以剛在離之上也剛在上則剛及於遠離在上則明及於遠剛則不廢故威震明則無蔽故刑不濫有嘉折首威之象也獲匪其醜刑不濫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說道理於文義無取

易經存疑卷四